家　山

◆李　然

高邮雍文先生长年叠居于家乡邻区农村，一辈子都干活，七十岁，无缘于瑞教名山大川，他的山水画，只画家乡的山山水水。他一往情深，热爱这片土地，对家乡的山水，他一切都十分熟悉，无论是一草一木，还是山势气象，他都了然于胸，寄情于笔，化为纸上烟云。县领导实而物味深远，因其对故乡山水的熟悉，格居其间的深情，就能释其环中，超以象外，高明所画出来的作品，八仙山、海山和陶南微村。

八仙山位于陶考文乡的自治乡，是迎宾的一座文化名山，也是八仙泰的发祥地。高邮的学家，著名诗人、书画家许沙苑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下乡插队于此，在这里写了大量的诗词，其间高邮曾多次前往探访，并多有唱和。他有一首《送沙苑先生上山下乡赴疗洋》怎不仍经常吟唱：“思欲离合总洗天，激风入间华谈惊，瘴饮肝取沧浪家，畅谈共赏焦鱼酒，放人神眼神邪别，饮友蹉跎杯酒别，直遥田步更相别。”在后来的山水画创作中，八仙山成了他回忆往事，怀念故人，化景物为情思的重要载体。当我从高邮文化推广工作时，高邮柳荫鱼苑园了一幅《八仙山纪游》，并题诗云：“迷茫大地有奇篇，迢化群别在此中，访道寻幽玄事静，山灵感应古今呼。”画面源条淡泊，闲和严整，题诗便相洗清，高雅深深，诗画交融，读之令我动容而回肠荡下。我十分珍爱高邮这座山中宜的心灵原形清晨的原作，把它悬挂于自己的厅堂，每每观之，作为后学和晚人，都会更被切感受到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老实生们的经历、遭遇和友情的铭记，对这南宗笔先贤的敬意和感念之情不禁抽然而生！

高邮一直居住于诏安母亲河畔的新东镇三溪村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为“榆理防就队任”而被驾洛难。一发以前抓，画有象公为，常外彼于月乡六里，浪迹江湖，因梅峰半高柏南渊村相时宣惠，便常在邪里“偏食”，或为鱼家画画像，或为夜班绘布景、画幻灯，在宗石湾、潘州、宫口、南门等村断断续续生活了一段时间。时高即作有一首《金竹城起游》是其心境的写照，诗云：“斑梅飘匮又一秋，文钟苑食得徒荣，心怨沈沧难平静，身虽闲路任去留，眼识沈波无聚望，夕阳衰草有余悲，渔歌晚唱烟波里，夜打钟门百支涨。”梅峰半高上的桥横塘、银坪台、关岭庙、妈祖庙、木麻黄和海上风光等景观便成为高即日后创作的重要元素，2017年高即已回来海，重阳日仍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到梅峰半高，虽然上了潮野山，攻登上照评台，有点累累未乐，但回来后为某创作的《溯洋台》题跋却有了更丰富的内容。他的这类山水画作品一直追求青为神韵俱足，十分讲求笔墨情趣，于谈逸清远中看到静寂和谐，蕴含着诗一样的意境，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《溯洋台》、《乡村神韵》、《寒江溯溪有渔家》、《波村一角》、《清泉何处入》等。高即在《从艺漫谈》中说：“山水画的体验生活要更为感受，抓住显著的特点，即写属中逸气，而不是如实摄写……有时为了画幅生动和结构完美甚至可将某座山移动或去掉，不局限于自然的实景，而是以山水胸怀！”笔情于画，以画中需示世界，正因如此，他笔下的山水画，家乡人都可以发现他是画理思、写哪里，但又总感觉比实地实景更美妙、更有意味！他创造了今人神往的美妙境界，也是中国山水画追求的境界。

高即乌山庞材的创作，缘于1990年他在诏安职业中学当美术教师时，时高即虽已经60岁，但身体依然十分硬朗，他带他的学生到乌山写生，在山上一住就是一周，1014年秋天，我陪高即再次登临乌山，一路听他生动回忆当年情形，真让我在乌山路上行有王籍之“山阴道上行，如在镜中游”之感，峰奇峻美的乌山给画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，亦让老画家激发出新创作的灵感而始笔生花！他在《乌山报甚》、《山中幽居》、《幽居在深谷，居日听泉鸣》、《岩柴第云》等作品立意高远、气势磅礴，他的山水画用笔不拘于传统技法，以简括的写意笔法，化用各种传统皴法，以气韵取胜，以形象生动取胜，用笔简练而能表现山石之厚厚，墨色纯净而能描绘草木之华丽，作品沉稳大气、耐人寻味，且与古人的韵律相契合。

高即相用名高邮，他笔下的山水是融入了他一片深情的百诏家乡的山水，风景独好，自成一家，我曾之为高家山！

高邮文 画

岁月悠悠新圩镇

◆沈益群

盛厦的书，我们一行人踏完了华安宣会民族村，汽车沿盘山公路下到新圩镇古渡口。

古渡口在新圩镇新圩村，这里也是镇政府所在地，渡口上还有一个集市，平时较热闹。

别史书记载，新圩古渡口始建于唐朝，已有1000多年历史，但它真正发展交通枢纽作用是在近代。随怀安县县历史然不多，解放前，华安境内无公路、铁路，山岭重重，对外交通主要依赖九龙江北溪支水系路，九龙江北溪贯穿华安全境，新圩渡古渡史上是九龙江北溪航道的重要渡口，由闽西北到闽南的交通要道，也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码头渡口。明朝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在此渡口溪舟游望北溪，1923年原闽南军司令林桂堂带领数个旅团，就修渡口、疏河道，其时，货物的出入，人员的往来，一条路流渡口，由闽西北到闽南的交通要道